

斯宾诺莎所用《圣经》考述

彭柏林*

【摘要】根据埃德温·柯利的整理,《神学政治论》所引《旧约》、《新约》、次经、《塔木德》经文将近计 600 处。以《旧约》经文为主,有 500 余处。柯利指出,斯宾诺莎所用《旧约》为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版;所用《新约》则以埃马努埃尔·特雷梅利乌斯版为主,以泰奥多尔·贝扎版为辅。另据耶策·图贝的第一手资料,斯宾诺莎所用次经应是弗朗西斯库斯·尤尼乌斯版,并根据康斯坦丁·蓝珀勒尔所译 15 世纪指南《塔木德之钥》阅读巴比伦版《塔木德》。以英语界关于上述经典的研究成果、对斯氏文本鉴别理由的分析,《神学政治论》的圣经批判学不仅有了坚实的基础和确定的矛头所指,其本身已经体现着斯氏圣经批判学的内在思想。

【关键词】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圣经》;版本;圣经批判学

在中外哲学史著作、一般哲学与宗教学教材、基督教释经学导论性著作、斯宾诺莎研究专著、斯宾诺莎研究学术论文等文献资料中,存在较多界定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 或译作“圣经

* 彭柏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鉴别学”“圣经评断学”)地位的评论。^①然而,如果不对斯氏《圣经批判学》(或译作《神学政治论》,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1670)本身展开批判性的文本研究,那么这些评定只能算是启蒙叙事的假设,是将其与笛卡尔主义的《圣经》解释学相混。因为不是神学思辨,而是对文本(主要是《圣经》)的语言、版本、历史展开考证和分析组成了斯氏圣经批判学的基本方法。《神学政治论》本身理当成为文本批判的历史材料。

①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圣经批评方面,特别在给《旧约》各卷所定的写定时期比传统说法定的时期远为靠后这一点上,斯宾诺莎开了一部分现代意义的先河。”见 Bertrand Russel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马元德 Ma Yuande 译, (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100。科林·布朗称《神学政治论》:“此书开圣经批判之先河。”见 Colin Brown 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Thought*], 查常平 Zha Changping 译, (上海[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2017), 181。克莱恩等认为:“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思想却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了圣经的权威。”“虽然到了 18 世纪中叶,理性主义的受欢迎程度远不如前,但它却孕育了一系列沿着斯宾诺莎的批判线路而撰写的、极具影响力的圣经手册,并在下一个世纪获得了更大的复兴。”见 William Wade Klein 克莱恩, Craig L. Blomberg 布鲁姆伯格, Robert L. Hubbard 哈伯德,《基督教释经学》[*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尹妙珍 Yin Miaozhen 等译(上海[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2011), 57。这里的“圣经手册”是指米凯利斯的新约导论(J. D. Michaelis, 1750)、艾希霍恩的旧约导论(J. G. Eichhorn, 1780—1783)。见该书第 77 页第 121 注释。所谓“19 世纪的复兴”则应主要指的是德国图宾根学派(The Tübingen School), 其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和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1860)。参见 Stephen M. Miller 斯蒂芬·米勒, Robert V. Huber 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The Bible: A History*], 黄剑波 Huang Jianbo, 艾菊红 Ai Juhong 译(北京[Beijing]: 中央编译出版社[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8), 344。吴树博强调:“与其他人相比,斯宾诺莎的长处就是他更为彻底,而他对圣经(尤其是旧约)的熟识使他的研究更为深刻。”“正是通过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文本分析和语文学批判手法的借鉴和吸收,斯宾诺莎才可以在《神学政治论》中对圣经进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批判性释义和解读,而不致再回到中世纪犹太释经学的旧程式,也不会使自己因为对斯卡里格、格劳修斯等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的无知而落后于当时荷兰的圣经研究水平。”见吴树博 Wu Shubo,《阅读与阐释: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 (上海[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2015), 71, 77。高山奎亦有如下论断:“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远远超出特定民族和时代的界限,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宗教信仰以及现代政治建制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见高山奎 Gao Shankui,《隐匿的交锋——试论柯亨与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不同评价》[*An Insidious Conflict—Hermann Cohen and Leo Strauss on Spinoza*], 收录于《基督教学术》(第 17 辑) [Christian Scholarship(17)], 张庆熊 Zhang Qingxiong, 徐以骅 Xu Yihua 主编(上海[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2018), 26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这项工作在 20 世纪末才真正开始。^① 首先是在法国,收入《斯宾诺莎全集》(*Oeuvres / Spinoza*)第三卷的《神学政治论》(*Traite Theologico-Politique*)的新批判性版本(new critical edition)于 1999 年问世,至今已成为超越格布哈特版的新标杆。^② 尼德兰与美国紧随其后,相继出版、完成了关于斯氏作品文本问题研究的文集^③、英译本全集,尤其是柯利版《神学政治论》(*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④。可以说,对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本身展开的文本批判学才刚刚建立起来。学界正在“消化”近二十年文本批判的成果,并试图反思“理性主义”叙事的含混性,以更加历史性地、具体地、清晰地思考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

① 学界称这项工作为“语文学的斯宾诺莎学”(philological Spinoza studies)。严格来讲,从 19 世纪的兰德(J. P. N. Land, 1834—1897)即已开始。“确实,沿着如下学者们的线路:兰德、弗洛滕(J. van Vloten, 1818—1883)、迈耶(Willem Meijer, 1842—1926)利奥波德(Jan Hendrik Leopold, 1865—1925)以及随后的格布哈特(Carl Gebhardt, 1881—1934)等人,他们的著作不应该被低估。无须在此提及所有对关于斯宾诺莎的语文学研究作出过贡献的编辑和译者。然而,不应否认,这种研究自从兰德在 19 世纪首创以来只作了少许推进,即使当前仍未实现其主要目标。”见 Fokke Akkerman, Piet steenbakkens, *Spinoza to the letter: Studies in Words, Texts, Book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5), p. xi. 汉语文献对上述诸家皆有提及,见 Benedict Spinoza 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 顾寿观 Gu Shouguan 译, (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i-xxi。

② Fokke Akkerman, Jacqueline Lagrée, *Tractatus Pierre-François Moreau, Theologico-Politicus, Traité Theologico-Polit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9). 本版通常以三位编译者姓氏简称“ALM”。“格布哈特版”即至今广为接受的斯宾诺莎拉丁原著四卷本标准全集,《神学政治论》收录于第三卷,见 Benedict Spinoza, *Opera*, ed. C. Gebhardt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in, 1925)。埃德温·柯利(Edwin Curley, 1937—)对这种“超越”的评价是:“尽管格布哈特版正在被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所超越,用格布哈特的页码作为引用的标准形式,这种观念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似乎仍会获得一些承认。格布哈特版在 Intelix 数据库中获取,这极大地方便了可以进入数据库的人(学生和教师通常会通过大学或学院的图书馆进去),并且许多二手著作在参考文献中使用它。”“尽管现在已经被 PUF 版超越了,但仍然是可得到的原始语言文本的最好的完成版。”见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ed. and trans. Edwin Curle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xix, p. 726. 本文人名翻译原则上皆参考《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译出,见新华通讯社译名室 Name Translation Office of Xinhua News Agency 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Names of the World's Peoples—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Names in Roman-Chinese*] (北京[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 1993)。

③ Fokke Akkerman, Piet steenbakkens, *Spinoza to the letter: Studies in Words, Texts, Books*. 尼德兰的这项工作其实也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最早是以格罗宁根大学的小型讨论会的形式。见该书“Preface, p. xii”。

④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尽管柯利的《神学政治论》译本出版较晚,但实际上很早就学术文献中以手稿的形式加以引用、致谢。应该说英译本完成时间远早于出版时间。如 Yitzhak Melamd and Michael A. Rosenthal, *Spinoza's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A Critical Gu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31, p. 252.



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①“斯宾诺莎所用《圣经》”问题是这项工作中需加“引得”(Index)的基础性研究任务。^②本文力图介绍英语学界对这一任务的研究现状,并补充《圣经》史资料加以梳理和解释。希望为“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这一研究课题清理地基。

一、斯宾诺莎所用《旧约》

斯宾诺莎于1677年2月21日逝世后留下了一百多部藏书。以里乌魏特兹(Jan Rieuwertsz, 1616—1685)^③为首的“朋友圈”^④,立即着手整理遗物并列出目录,其中就包括这些藏书。斯宾诺莎的妹妹丽贝卡(Rebecca Spinoza)在处理遗产时,还专门聘请了遗产代理人斯皮克(Henderyck van der Spyck),经过公证后

① 如美国宗教学者塞缪尔·普罗伊斯(J. Samuel Preus)否定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是以梅耶尔(Lodewijk Meyer, 1629—1681)为代表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提出它是一种历史批判(historical criticism)。见 Samuel Preus, *Spinoza and the Irrelevance of Biblical Autho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尼德兰历史学者图贝(Jetze Touber)强调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与人文主义(Humanism)、基督教的希伯来主义(Christian Hebraism)的联系,提出它是一种语文学批判(philological criticism)。见 Jetze Touber, *Spinoza and Biblical Philology in the Dutch Republic, 1660-17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如对霍布斯(Tomas Hobbes, 1588—1679)《利维坦》(*Leviathan*, 1994)英译本所编,柯利非常重视《神学政治论》的《圣经》(包括《塔木德》)引文,不仅予以对勘性翻译,还附以详细编目索引。《圣经》和《塔木德》索引说明:“当斯宾诺莎引用《圣经》的时候,我把他的拉丁语翻译过来。我不是简单地代之以某些标准《圣经》译本。我总是将其与 KJV 和 RSV 对堪,而且,如果在斯宾诺莎的翻译和那些当前普遍接受的译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我尽量说明事实。在似乎不会引起任何曲解的地方,我可能根据通行译法来选择我的词汇。”(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713.)

③ 里乌魏特兹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拉姆主义(Lamist/Flemish)门诺派教徒、出版商。他1657年即已参加斯宾诺莎圈内的笛卡尔主义读书会,曾花了将近30年时间出版笛卡尔著作的尼德兰语译本。参见 Steven Nadler, *Spinoza: A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68。

④ 包括耶勒斯(Jarig Jellesz, 1619/1620—1683)、梅耶尔等人。见 Steven Nadler, *Spinoza: A Life*, p. 38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于1677年3月2日签署了第二份不公开的遗产清单。^①19世纪,海牙著名档案管理员罗伊恩(Servaas van Rooijen, 1839—1925)参考第二份遗产清单编著了《斯宾诺莎藏书目录》(*Inventaire des Livres Formant la Bibliothèque de Bénédicte Spinoza*)。根据这份目录,斯氏所藏《旧约》应为布克斯托夫(Johannes Buxtorf the elder, 1564—1629)版(1618—1619)。^②

该版是布克斯托夫整理的、于1619年完成的四卷本希伯来《圣经》。这部圣经分成两本装订,第一本中加入了布克斯托夫于1620年完成的《马索拉评论》。关于斯宾诺莎所用这部《圣经》的卷数、出版年份,柯利与图贝的说法似有差别。柯利说:“斯宾诺莎主要依据的是布克斯托夫在1618年出版的四卷本拉比《圣经》。”^③图贝则说:“斯宾诺莎也藏有加尔文主义的《圣经》版本,如……一个两卷版的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的希伯来语和迦勒底语的《圣经》。”^④分歧的原因可能是,图贝强调斯宾诺莎确实藏有装订成两本的布克斯托夫版《圣经》,关键是附有1620年出版的《马索拉评论》,这是斯宾诺莎参与当时尼德兰国内基督教的希伯来主义之争的明证。综观全书,图贝希望借此论证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的语文学方法与尼德兰基督教本身的语文学变革息息相关。柯利则着眼于最早在1618年即面世的、分成四部分的《圣经》。并且,《神学政治论》所引《旧约》希伯来语原文皆弃马索拉符号,在录用希伯来文时,斯宾诺莎总附以自己的拉丁语翻译,故柯利不提布克斯托夫后来所加的支持其真实性的《马索拉评论》。上述推断的补充证明是,布克斯托夫版《圣经》本身设计十分灵活。“以两卷、四部分出版,每部分都有自己的标题页,除了第一部分以全书的标题页开头,日期是‘上主你的天主……祝福你进行נלצן(378=1618)的一切事业’(《申命记》23:21,中文

① Steven Nadler, *Spinoza: A Life*, pp. 350-351. 罗伊恩所编藏书目录扉页以法语译录了斯皮克执笔的公证单。此单见证人除斯皮克、里乌魏特兹外,还有医学博士斯林厄兰(Abraham Slingerland)、公证人霍夫(W. Van den Hove)。见 J. van Sluis and T. Musschenga, *De boeken van Spinoza* (Den Haag: Bibliotheek der 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 & Haags Gemeentearchief, 2009), 86. 汉语文献提到过这部目录。如 Benedict Spinoza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温锡增 Wen Xizeng 译(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289, 指出该目录编于1883年在海牙出版。洪汉鼎也有类似的说法,见 Benedict Spinoza 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书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Spinoza], 洪汉鼎 Hong Handing 译(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352. 英语界较通行的旧版是 Servaas van Rooijen, David Kaufmann, *Inventaire des livres formant la bibliothèque de Bénédicte Spinoza*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1889), 它与2009年新版在编目顺序、书目出版年等方面有较大差别。本文据新版。

② Jetze Touber, *Spinoza and Biblical Philology in the Dutch Republic, 1660-1710*, pp. 49-50.

③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22.

④ Jetze Touber, *Spinoza and Biblical Philology in the Dutch Republic, 1660-1710*, p. 48.



据思高本)。根据版本记录,该著完成于 378 年埃波月 24 日(即 1618 年 8 月 4 日)。”^①根据赫勒的分析,该版《圣经》的卷数、出版日期都有一定灵活性。不仅以两本的形式出版四卷篇幅,还较隐晦地以希伯来经文、数字、历法等宗教信息说明出版日期。

柯利肯定此版即《神学政治论》所引《旧约》的引文、所评拉什(Shlomo ben Yitzchaki, 1040—1105)和埃兹拉(Abraham ibn Ezra, 1089/1092—1164/1167)等中世纪解经家著作的出处。首先,布克斯托夫版《圣经》即附有拉什、埃兹拉等解经家的评论节选。“布克斯托夫的拉比《圣经》囊括了著名犹太拉比的评论,有拉什、埃兹拉、金希(David Kimhi, 1160—1235)、格尔森(Levi ben Gershon, 1288—1344)、萨迪亚·冈(Saadia Gaon, 892—942)等。”^②赫勒也提到:“在这部《圣经》里面或附加于其中的是贯穿全书的拉什评论,还有与文本相关的埃兹拉、金希、格尔森、冈等人的评论。”^③柯利也指出:“斯宾诺莎所藏的布克斯托夫版《圣经》……附有最著名的中世纪评论选集。”^④而且,斯宾诺莎确实参考过该版收录的拉什、埃兹拉等人的《圣经》评注。例如在《神学政治论》第一章“论预言”开头,对《出埃及记》第 7 章第 1 节 נָבִי (nabi, prophet) 的注脚中,斯宾诺莎点评了拉什和埃兹拉对该词的解释。他根据希伯来词汇用法的惯例断定,拉什将其解释为“阐释者”(interpreter)比不太了解希伯来语的埃兹拉将其解释为“发言人”(spokesman)更为准确。柯利指出,斯宾诺莎针对的两位作者的评注文本都收录于布克斯托夫版《圣经》中。^⑤此外,柯利提到在《神学政治论》的英译本中,只有雅斐版保留了斯宾诺莎所引希伯来语原文。^⑥读者可与布克斯托夫版对照。

布克斯托夫版希伯来《圣经》是第六部拉比《圣经》。英语 Rabbinic Bible 即希伯来语“大圣经”(מִקְרָאֵי גְדוֹלוֹת, Mikraot Gedolot),是希伯来《圣经》塔纳赫的一种。它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希伯来语《圣经》文本、马索拉注释、亚兰文意译即塔尔根(Targum)、著名拉比的评论。这一传统在邦贝格(Daniel Bomberg, 1483—

① Marvin J. Heller,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ebrew Book: An Abridged Thesaurus* Vol. 1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1), p. 367.

② Thomas Hartwell Horn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Scriptures*, Vol. II (Philadelphia: Joseph Whetham, 1840), p. 7.

③ Marvin J. Heller,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ebrew Book: An Abridged Thesaurus* Vol. 1, p. 367.

④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199.

⑤ 同上, p. 76.

⑥ 同上, p. 63. Benedict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trans. and ed. Martin Yaffe (Newburyport: Focus Publishing, 200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1549)出版的第一部拉比《圣经》那里初具雏形,并在他的第二版拉比《圣经》中基本奠定。邦贝格是出生于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后来改宗天主教。他于1516—1517年在威尼斯出版的第一部拉比《圣经》以不同的标题页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希伯来语《摩西五经》经文,附有翁克罗地亚的迦勒底语塔尔根(Targum Onkelos),还有拉什的《妥拉》评论。第二部分是希伯来文的先知书,附有乔纳森的迦勒底语塔尔根(Targum Jonathan),还有金希的评论。第三部分是希伯来文智慧文学,其中《诗篇》、《约伯记》、五书卷都附有盲约瑟夫(Rav Yosef bar Hiyya)的塔尔根,各卷所附的拉比评论作者皆不相同,有加奇亚(David Ibn-Jachja)、拿齐穆伊德斯(Nachmauides)、拉什等。第四部分是其他附录,包括对五经的亚兰文意译耶路撒冷塔尔根(Targum Jerusalem)、《以斯帖记》的第二塔尔根(Targum Sheni)、不同评论家的异文、东西抄本(Codex)之间的差别、迈蒙尼德(Moses ben Maimon, 1138—1204)的信仰十三条等。可见此版《圣经》各书卷主要包含三部分:希伯来语经文、亚兰文塔尔根和拉比评论。由于不符合马索拉规则,所以并不被犹太人所接受。邦贝格于1524—1525年出版的第二版拉比《圣经》中才加入了马索拉评论。在此版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他聘请的编辑海因姆(Jacob ben Hayyim ibn Adonijah, 1470—1538),尤其是他为该版所写的评马索拉引言,对文本批判极有帮助。此版《圣经》分为对开四卷。第一卷以《摩西五经》为主,包括海因姆讨论马索拉的引言、整本《旧约》的引得、埃兹拉对五经的前言、希伯来语经文、翁克罗地亚和乔纳森的塔尔根、拉什和埃兹拉的评论、马索拉注释。第二卷以早期先知书为主,例如《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有希伯来文本、塔尔根和拉什、金希、格尔森等人的评论,书缘是马索拉注释。第三卷以晚期先知书为主,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有希伯来语文本、塔尔根、拉什等拉比的评论、马索拉注释。第四卷以智慧文学为主,有希伯来文本、盲约瑟夫的塔尔根、拉比评论。此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分为三部分的附录。第一部分是海因姆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不能放入书缘的马索拉注释。第二部分是亚设(Ben-Asher)和拿弗他利(Ben-Naphtali)的异文、东西方抄本的差别。第三部分是拿克丹(Moses Nakdan)论标点与发音的著作。此版奠定的四部分格局为后来的六版所因袭。1546—1548年出版的由阿德凯德(Cornelius Adelkind)负责的第三版,拉比评论有所变化。1568年出版第四版,由约瑟夫(Isaac ben-Joseph)和特雷夫(Isaac ben-Gershon Treves)校正。1617—1619年出版第五版,由莫代纳(Leon di Modena)等人编辑,此版囊括了此前四版的所有内容,并附有莫代纳的前言,但因为被宗教裁判所删减而价值不大。前五版皆在威尼斯出版。

1618—1619年在巴塞尔出版的布克斯托夫版为第六版拉比《圣经》。该版



标题页有布克斯托夫的拉丁语前言、章节数目表、埃兹拉关于希伯来语的诗歌。正文除了希伯来语文本、塔尔根之外,还有 12 类内容:(1)拉什对整本《旧约》的评论;(2)埃兹拉论《妥拉》、《以赛亚书》、小先知书、《诗篇》、《约伯记》、五书卷、《但以理书》;(3)摩西·金希(Moses Kimchi)论《诗篇》《以斯拉记》《尼西米记》;(4)大卫·金希(D. Kimchi)论《历代志》;(5)格尔森论早期先知书、《诗篇》;(6)萨迪亚·冈论《但以理书》;(7)亚设(Jacob ben-Asher)论《摩西五经》;(8)加奇亚论《撒母耳记》;(9)马索拉注音(Masorah Finalis)和布克斯托夫的《评马索拉》等;(10)亚设和拿弗他利的异文;(11)东西方抄本的差别;(12)关于发音的论文。此版是据第二版改编而成。汉语界对邦贝格版与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已有较为大致的介绍。^① 斯宾诺莎逝世后的两版拉比《圣经》分别于 1724—1727 年、1860—1868 年在阿姆斯特丹、华沙出版,兹不详述。^② 柯利也指出,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第九章中所提到的邦贝格版《圣经》的“迷信的校正者”就是海因姆。柯利根据《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daica*),指出海因姆盲目相信马索拉保证了经文的正确性。斯氏从海因姆写的论马索拉导言中了解到,“尽管尽可能地保留抄本的马索拉注释”,但海氏本人已经意识到马索拉注释与多数抄本不符,而不得不谨慎。^③

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既囊括了历史上丰富的犹太文献,又得到了当时犹太人的帮助和支持,语言的准确性有所提高。布克斯托夫广交犹太知识分子,常聚家中互相切磋。他的《圣经》得到了犹太人不伦瑞克(Abraham Braunschweig)的帮助。“亚伯拉罕·不伦瑞克给这部拉比《圣经》的犹太读者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辩,说他帮助老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编辑,是因为《圣经》有许多错误。他把大部分错误都归于那些在撒巴特日工作的非犹太打印店的排字工人,那天犹太人不能也不会去工作。”^④它也满足了基督教希伯来学教育和研究的迫切需求,为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所看重。伯内特指出,欧洲在 1560 年左右,尽管训练有素的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较少,但学习希伯来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因为汇聚了众多拉比评论,邦贝格的最早的两版拉比《圣经》能满足这种教学需

① 朱晓 Zhu Xiao,《近代早期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Hebraism in Early Modern History],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2016,93-97。

② 参见 John M'Clintock, D. D., James Strong S. T. D. *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Vol. III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 1879), pp. 867-869。

③ 参见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22。

④ Stephen G. Burnett, *Christian Hebraism in the Reformation Era (1500-1660): Authors, Book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Jewish Learning*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2), p. 30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求,布克斯托夫版更将这种优势发扬光大。“1517年和1524—1525年的拉比《圣经》不仅为其读者提供了希伯来《圣经》文本,还提供了几种重要的阐释助手。这些《圣经》的几乎每一卷书都包括塔尔根即亚兰文的意译。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囊括了一份重要的犹太《圣经》评论选,希伯来《圣经》的每卷书都有。或许最能彰显这类《圣经》对基督徒有价值的是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创作的那一版,在它首印之后的几乎一百年内,都适合学神学的学生们。这些评论成为许多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标准著作。对于较短书卷的评论则频频作为教科书重印。”^①尽管布克斯托夫与邦贝格的《圣经》在主要内容上一脉相承,适合教学,但因为邦贝格版印刷量少,学生难以购买。且在少数内容上,针对基督徒仍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因此,“在给巴塞尔市议会的提案中,布克斯托夫表达了他的担忧,即学生应该能买到他们自己的拉比《圣经》。市议会应允他重印这部著作,且布克斯托夫花了三年时间承担这项任务,创造了一版独一无二的《圣经》。他补上了埃兹拉对《以赛亚书》和小先知书的评论,还有对《摩西五经》的耶路撒冷塔尔根”^②。这种现象在尼德兰的加尔文宗表现尤甚。

老布克斯托夫1620年完成、附于《圣经》第一卷的《马索拉评论》,是尼德兰改革宗内部此后三十年“卡佩尔(Louis Cappel)与布克斯托夫(Johannes Buxtorf II)之争”的策源地。尽管老布克斯托夫在世时受到莱顿大学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的赏识并得到尼德兰政府的资助^③,但斯卡利杰尔的学生埃佩尼乌斯(Thomas Erpenius)后来采取了卡佩尔的立场来反对布克斯托夫。埃佩尼乌斯支持希伯来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希伯来《圣经》和希伯来语有起源的神圣性、古老性和稳定性。尤其是1648年《威斯特伐尼亚和约》签订以后,尽管尼德兰大学采取了布克斯托夫的立场,一些教外人士仍支持卡佩尔和埃佩尼乌斯的历史方法,如霍布斯、佩雷尔(La Peyrère)、斯宾诺莎。^④此即斯宾诺莎批评布克斯托夫的根源所在。柯利指出,ALM版《神学政治论》即把布克斯托夫归为斯宾诺莎在第九章中所批评的有“幼稚想法”的人:“可是,多数人并不承认在《圣经》的其余部分已经出现了任何缺陷。他们反而认为根据某种特别的护佑,上帝保持整本《圣经》纯正无误。他们说异文标记了最为深刻的秘密,对于在一个段落中出现了29次的星号,他们也持同样的看法。确实,他们宣称在字母的

① Stephen G. Burnett, *Christian Hebraism in the Reformation Era (1500-1660): Authors, Book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Jewish Learning*, p. 100.

② 同上, p. 115.

③ 同上, pp. 86-87.

④ 参见 Jetze Touber, *Spinoza and Biblical Philology in the Dutch Republic, 1660-1710*, p. 50.



每个标记中都蕴藏着重要的秘密。”^①

可见,尽管斯宾诺莎对布克斯托夫亦有所批评,但这种二元特征与他宗教立场的多元主义不谋而合。柯利提出,如果把宗教多元主义视为“许多宗教都可以提供救赎之路”的立场,那么斯宾诺莎在根本上是多元主义者。因为他相信“我们并非只有相信通过圣子在十字架上的死赎了人类的罪才能得救,如果遵循耶稣核心的道德教训,即爱神、爱邻人、践行公义,就可以获救”。在给奥斯顿的信(《书信集》第43封)中,斯宾诺莎说:“就土耳其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而言,如果他们以公义的实践敬拜上帝,以爱心对待邻舍,那么我相信,因为无知,关于穆罕默德及其神谕,不论他们会相信什么,他们仍已有基督的精神并得救。”^②他还可据此共同的最新文本来回应曾在尼德兰很有影响的新教东方学学者。如斯卡利杰尔、约翰内斯·德鲁西乌斯(Johannes van den Drusius, 1550—1616)都藏有作为布克斯托夫版《圣经》蓝本的第二版拉比《圣经》。可见,对拉比《圣经》的批判性阅读和研究在尼德兰由来已久,斯宾诺莎与身边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之论衡并非自说自话。

而且,斯氏幼时在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姆(Sephardim)社区学习并掌握了希伯来语,确实能够熟练地、批判性地阅读这版具有塞法迪姆特色的《圣经》。^③

柯利提到“布克斯托夫创作的《圣经》是以邦贝格《圣经》为蓝本,可是受到塞法迪姆而不是阿什肯纳兹传统的影响”^④,这一论断可作如下佐证。尽管学界一般认定邦贝格开创的拉比《圣经》其塔尔根译本主要依据的是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系的纽伦堡抄本(Codex Solger),如《耶利米哀歌》、《摩西五经》的片段、两部《以斯帖记》、《路得记》、《士师记》、《以赛亚书》、《撒母耳记》^⑤;但是鉴于斯宾诺莎似并不懂亚兰文,布克斯托夫版所延续的阿什肯纳兹风格对他影响应不大。况且该版拉比《圣经》本身也受到塞法迪姆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拉比评论部分。布克斯托夫版《圣经》所收录的拉比评论多数都具有塞法迪姆倾向而不是卡拉派的(Karaite),比如冈、金希家族、埃兹拉、拿齐穆伊德斯等。他们的解经特点是同时承认书面的和口传的妥拉,完全承认拉比的权威和阐释,同时又接受新的语文学的或哲学的方法。这些特点导致拉比之间会产生争辩,同时与伊

①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17.

② 同上, p. 84, p. 389.

③ 参见朱晓:《近代早期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95.

④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22.

⑤ Alberdina Houtman, Eveline van Staaldvine-Sulman, Hans-Martin Kirn, *A Jewish Targum in a Christian World*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4), p. 195.

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教义、寓意解经学辩论。^①此外,批判性阅读的直接例证是,斯氏在《神学政治论》第十章引用一段《历代志》的拉比评论时,公然称作者是拉什。这表明他或许并未相信布克斯托夫版中大卫·金希的作者身份,而是采取了邦贝格版的看法,将作者归为拉什。^②

二、斯宾诺莎所用《新约》和次经

根据《神学政治论》正文及注释、斯宾诺莎藏书目录、柯利与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指证和图贝、亨特(Graeme Hunter)等人的旁证,斯氏所用《新约》应确为埃马努埃尔·特雷梅利乌斯(Immanuel Tremellius, 1510—1580)版。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两次直接提到特雷梅利乌斯的翻译。第一次是在第四章“论神律”中:“最后,我们决不能忽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中所说的(按照特雷梅利乌斯从叙利亚文本的译法):从世界的根基那里,上帝的秘密就可为他的所造之物见到,通过理智,和他永恒的大能与神性;因此人无法推诿(据柯利本译)。”第二次是在第十一章、全书的第26个注释中:“阐释者们把这一段(《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柯利据词性认为此处应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的 logizomai 翻译为 conclude,即我总结(I conclude),还说保罗是用的这个词而不是 sullogizomai(我总结),而希腊语中的 logizomai 的意思与希伯来文中的 חשב 即计算、思考、判断的意思相同,在这个意思中它最符合叙利亚文本。因为叙利亚语译本——如果真的是译本的话,这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其译者或这个文本何时流传,而且使徒们的家乡话就是叙利亚语——因此,保罗的文本读作 methrahenan hachil,特雷梅利乌斯把它翻译得非常好:因此,我们想……”^③可见,斯宾诺莎虽然熟悉《新约》的多种拉丁语译法,但赞许、遵照特雷梅利乌斯以叙利亚语为原本的译本。

斯宾诺莎藏有特雷梅利乌斯于1569年出版的《新约》(Novum Testamentum. Est autem interpretatio Syriaca Novi Testamenti, Hebraeis typis descripta, plerisque etiam locis emendata, eadem Latino sermone reddita,

① 参见 Issac Kalimi, “Medieval Sephardic-Oriental Jewish Bible Exegesis: The Contribution of Saadia Gaon and Abraham ibn Ezra,” in *Sephardic and Mizrahi Jewry: From the Golden Age of Spain to Modern Times*, ed. Zion Zoh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2-103.

②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37.

③ 同上, p. 137, p. 241.



trans. and ed. Immanuel Tremellius, Genève: Estienne II, 1569)、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斯-贝扎版的全本《圣经》(Testamenti veteris Biblia sacra, sive Libri canonici priscae Judaeorum ecclesiae à Deo traditi... quibus etiam adjunximus Novi Testamenti libros ex Græco a Theodoro Beza in Latinum versos Hanau: A. Wechel, 1618)。^① 前者在左右页各有两列:左页一列是希腊语文本,一列是贝扎的拉丁语译本;右页一列是希伯来字母印刷的叙利亚文(Pshitta),一列是特雷梅利乌斯的拉丁语译文。对于那些叙利亚文中没有的书卷,则左右全是希腊语文本及其拉丁语译文。这四列都有注释。希腊文本的注释是其他经文的串珠。其译文的注释是经文内容的总结。叙利亚文的注释是上标的希伯来字母的词根、同义词,其译文的注释是提示出拉丁语不能表达的成语等。另有前言和附录的语法书《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语法》(Grammatica chaldaea et syra)。^② 之所以用希伯来字母打印叙利亚文,是“因为他没有可用的叙利亚文印刷字体,而且他希望让《圣经》学者更容易理解这一版,他用希伯来文字母印刷了这一版;给出了几乎全部的发音;并用拉丁语提供了一种字面翻译”^③。可见,这是一本多语种的(Polyglot)、重视文本批判和保持原意的《新约》。从此版中斯宾诺莎即可引用特雷梅利乌斯、贝扎两种拉丁语译本。从后者,斯宾诺莎则可引用贝扎版《新约》。

贝扎所译《新约》早在 1556 年就于著名出版商斯特凡努斯(Robertus Stephanus)的全本《圣经》中出版。尽管该版后来与特雷梅利乌斯版《旧约》一起在改革宗中受到普遍欢迎而多次再版,但他不尊重希腊原文、根据自己的神学预设修改文本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诟病。^④ 除了所据语言和底本的差别,这种“意译”与特雷梅利乌斯的《新约》形成尖锐对比。此外,该版《新约》更接近排斥多元主义的护教之作,尤其是随附的注释。“贝扎想要比伊拉斯谟(Erasmus)和卡斯蒂利奥(Castellio)的译本更好;他的文本不仅会遵从《圣经》翻译的恰当原则,还会遵循《圣经》诠释的正确方法。在伊拉斯谟遵循《基督教哲学》(Philosophia Chiristi)和卡斯蒂利奥相信他的译本与圣灵同在的地方,贝扎则试图建构一种体现加尔文宗教义的翻译;这个译本无耻地偏向一派。主要的版本都附有解经、文本批判和对翻译的注释,甚至是最小的 8 开本版都要找出位置

① J. van Sluis and T. Musschenga, *De boeken van Spinoza*, p. 17, p. 29.

② Robert J. Wilkinson, “Immanuel Tremellius’ 1569 Eedition of the Syriac New Testament,” *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58 (January 2007), pp. 9-25.

③ S. L. Greenslade, et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75.

④ 同上, p. 6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来写教条总结。《异端》(*De haereticis*)所招致的激烈交锋让贝扎坚信教会正在被国内外许多潜在的敌人所攻击,他的《圣经》是全面捍卫日内瓦的政策与教条的一部分。”^①此应是斯宾诺莎拣别二者的重要理由。

在《神学政治论》两种英译本的译者注释中,柯利与伊斯雷尔持相同看法,都指出斯宾诺莎所用《新约》主要是特雷梅利乌斯版。柯利的说法更为详尽:“在他引用《新约》的时候,他并没有引述通常认为是原本的希腊语文本,而只是使用了现成的拉丁语译本,有时候是泰奥多尔·贝扎从希腊文本翻译的,更多的是引用埃马努埃尔·特雷梅利乌斯从亚兰语版翻译的。”“斯宾诺莎通常从埃马努埃尔·特雷梅利乌斯(1510—1580)的译本中引述《新约》,他是个改宗基督教的意大利犹太人,他把《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翻译成了拉丁语。”“ALM 注释说在本章(第十一章)中,斯宾诺莎通常依据特雷梅利乌斯的对《新约》亚兰语版的拉丁语译文(有一些例外)。”^②伊斯雷尔的说法更简洁:“斯宾诺莎通常依据特雷梅利乌斯对叙利亚文本的拉丁译本,他在此处(第二十六个注释)暗示这个本子原文。”^③

图贝不仅指出斯宾诺莎藏有特雷梅利乌斯版《新约》,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斯、贝扎版《圣经》,还分析了两版《新约》对《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不同译法。图贝的分析十分精辟:“按照特雷梅利乌斯对叙利亚语佩希塔(Peshitta)的翻译,适合上帝之创造物的理智让他们看到了‘隐秘的事物’,可是在贝扎版中,是上帝之创造物的存在使他‘隐秘的事物’显现给在上面用心思的人。第二版似乎是鼓励人研究自然之书而不是《圣经》来认识上帝,可斯宾诺莎更喜欢第一版,似乎要运用人类固有的理性,它有自主力量以洞悉创世的秘密。”^④亨特说:“在翻译这一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和其他《圣经》段落的时候,我留意了斯宾诺莎所用的拉丁语译本。它是特雷梅利乌斯从叙利亚语翻译的,斯宾诺莎出于两个原因更喜欢这个译本。第一,他认为叙利亚语可能根本就不是译本,而是作为译本的希腊语本的原文件。而且,即使并非如此,他相信叙利亚语(或亚

① Bruce Gordon, “Teaching the Church: Protestant Latin Bible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People's Boo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ible*, eds. Jennifer Powell Menutt and David Lauber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17), pp. 27-28.

②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64, p. 65, p. 240.

③ Benedict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ed. Jonathan Israel, trans. Michael Silverthorne and Jonathan Isra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70.

④ Jetze Touber, *Spinoza and Biblical Philology in the Dutch Republic, 1660-1710*, pp. 48-49, p. 51.



兰文)就是使徒们的语言……”^①

《神学政治论》引用《新约》仅 70 余处,明显少于《旧约》。斯宾诺莎在第十章中说:“现在是时候用同样的方法来考察《新约》了,可是因为我听说在科学方面尤其是在语言方面最有学问的一些人已经做过,而我没有承担这项任务的希腊语知识储备,也缺少用希伯来语写的这些书卷的原本,所以我更愿意放弃这项困难的工作。”^②柯利指出:“他并没有给《新约》像《旧约》那种批判性的考察。对于这种节制,他给出了各种理由(不完全合理),可是最可能的理由是机智和审慎。”^③

特雷梅利乌斯版《新约》是最早印刷的第二种全本叙利亚语《新约》。特雷梅利乌斯是意大利犹太人,后来相继改宗天主教、加尔文教。他曾经在斯特拉斯堡、剑桥、海德堡、色当教授希伯来语。除了翻译《圣经》,他还把加尔文的《教义问答》(*Catechism*)翻译成了希伯来语,并撰写了《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语法》一书。他的《新约》以 1555 年魏德曼斯塔德(Widmanstadt)的第一个全本叙利亚语《新约》为蓝本,兼用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一份手稿。^④ 因为他 1561—1567 年在该校任《旧约》教授。特雷梅利乌斯 1571 年接受《旧约》新译的任务,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 of Simmern, 1515—1576)的支持下,特雷梅利乌斯开始主持翻译《旧约》。1573 年他开始与助手弗朗西斯库斯·尤尼乌斯(Franciscus Junius, 1545—1602/1603)合作,并于 1579 年完成。其间,弗雷德里克于 1576 年逝世后,其子路德维希四世(Louis VI, Elector Palatine, 1539—1583)拥戴路德宗。他反对父亲的译经事业,将改革宗的神学教职人员解职。在此背景下,特雷梅利乌斯于 1577 年离开海德堡,尤尼乌斯则在其他人的资助下独立完成了译经工作。^⑤

具体过程是,第一部分带有简短注释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于 1575 年出版。第二部分历史书(Historical Books)在 1576 年出版。第三部分诗歌(Poetical Books)于 1579 年出版。第四部分先知书(Prophetical Books)也于

① Graeme Hunter, *Radical Protestantism in Spinoza's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89.

②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39.

③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47. Edwin Curley, “Resurrecting Leo Strauss,” in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Leo Strauss 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ed. Winfried Schröder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④ 参见 S. L. Greenslade, et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pp. 74-75.

⑤ 参见 Benjamin R. Merkle, *Defending the Trinity in the Reformed Palatinate: The Elohista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1579 年出版。1579 年,尤尼乌斯加上带有注释的次经(Apocrypha)与前四部分一起以《旧约圣经》(Testamenti veteris Biblia Sacra, &C.)的总名称出版。1580 年,加上特雷梅利乌斯的《新约》以全本《圣经》第一次在伦敦出版。此后,1581 年、1585 年于伦敦分别再版,但《新约》部分都换上了贝扎版。岳父去世后,尤尼乌斯不断修订两人合译的《旧约》,使之成为新教中最流行的拉丁语译本。^①

其实,特雷梅利乌斯在新教中更为流行的《圣经》正是他与女婿尤尼乌斯从 1573 年开始合作翻译的这部《旧约》。“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史家们似乎相当一致地认为特雷梅利乌斯的《圣经》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新教拉丁语译本。”“版本出版地的多样性尤为惊人:它在法兰克福、伦敦、日内瓦、哈瑙和阿姆斯特丹印行。印刷这部《圣经》的频率也同样蔚为壮观。目前我已经发现了 17 版他的《新约》、34 版他的《旧约》。后一个数字更为重要,因为大多数《新约》版本都只是全本《圣经》的最后部分。”^②“特雷梅利乌斯和尤尼乌斯在 1575—1579 年出版的《旧约》和次经是在新教中尤其是改革宗教会中获得极大声誉的最后一种拉丁语译本。”^③“特雷梅利乌斯和尤尼乌斯在 1575—1579 年出版的《旧约》和次经的拉丁语译本为新教徒所通用。”^④“他(指特雷梅利乌斯)用拉丁语翻译的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圣经》长期作为新教徒的标准拉丁译本。”^⑤

以 1581 年他们的全本《圣经》在伦敦的出版为起点,新教一般将特雷梅利乌斯的《新约》替换为泰奥多尔·贝扎(Theodore Beza, 1519—1605)的《新约》。

尤其是 1631—1715 年,所有出版的特雷梅利乌斯版《旧约》都配以贝扎版《新约》,而不是像之前会偶尔配以他本人的《新约》。^⑥“第二年(指 1580 年)在伦敦的重印保留了叙利亚语版,可是在 1581 年,换上了贝扎的《新约》,由此形成

① 参见 James Townley, *Illustration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Exhibiting the History and Fate of the Sacred Writing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Century*, Vol. III (London: Bury Lancashire, 1821), p. 233.

② Kenneth Austin, “Immanuel Tremellius’s Latin Bible(1575-79) as a Pillar of the Calvinist Faith,” in *Print and Power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00-1800*, eds. David Adams and Adrian Armstrong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 31, p. 32.

③ S. L. Greenslade, et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p. 72.

④ Benedict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p. 67.

⑤ Brayton Polka,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Spinoza, the Bible, and Modernity*, Vol. I, *Hermeneutics and Ontology*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07), p. 135.

⑥ 参见 Kenneth Austin, “Immanuel Tremellius’s Latin Bible (1575-1579) as a Pillar of the Calvinist Faith,” p. 33.



了新教最重要的拉丁语《圣经》、改革宗的学术经典。”^①

斯宾诺莎对贝扎版《新约》亦并非完全弃用。但是，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斯氏都没有信赖当时极负盛名的、尼德兰加尔文宗学界通行的版本，而以语言为基本鉴别原则来选择圣经批判的文本依据。语言鉴别原则有两层意思：其一，读经应尽量使用最早的语言和版本；其二，读者应具备阅读《圣经》原文的语言能力。其证明是，斯宾诺莎不满于《旧约》的塔尔根意译、希腊语《新约》（及据此翻译的武加大译本）。^② 斯宾诺莎实际上也并未学习叙利亚语和希腊语，尽管他的母语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本国通用语是尼德兰语，希伯来语只用于塞法迪姆社区犹太会堂的仪式，但他先后掌握了批判《圣经》的学术语言即希伯来语和拉丁语。^③ 其佐证是，斯宾诺莎确实还藏有自己能看懂的西班牙语《旧约》和其他版本的希伯来语《圣经》。^④ 对于《旧约》，他选择的是希伯来文，兼顾亚兰文的意译；对于《新约》，他选择的是叙利亚语的拉丁译本，兼顾希腊语的拉丁译本。

斯宾诺莎所用次经（仅《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共三处），即尤尼乌斯版。《神学政治论》多次提到各种次经、伪经，包括《多比传》、《以斯拉四书》（《以斯拉续篇下卷》的一部分）、《所罗门智训》、《以斯帖记补编》、《但以理书补篇》、《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尤其是《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对某些章节予以直接引述。^⑤ 尤尼乌斯辅助特雷梅利乌斯译经时，加入了独立翻译的希腊语次经的拉丁语译本，并附有注释。此部分收于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斯-贝扎版的全本《圣经》中。

尤尼乌斯是生于法国的改革宗神学家。在跟随特雷梅利乌斯译经之前，他曾受命微修《比利时信纲》（*Belgic Confession*）。此后，1566—1573年，因为宗教政治背景的变化，他辗转于德国与尼德兰之间。1573—1580年，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翻译、修订《圣经》。他从1592年至逝世前在莱顿大学任神学教授，其间最重要的改革宗经院神学著作是《真正的神学》（*De Vera Theologia*）。接替他在该校继任神学主持的是阿米尼乌（*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他所翻译的次经最早于1579年与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斯版《旧约》一起在法兰克福

① Bruce Gordon, “Creating a Reformed Book of Knowledge: Immanuel Tremellius, Franciscus Junius, and Their Latin Bible, 1580-1590,” in *Calvin and the Book: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ted Word in Reformed Protestantism*, ed. Karen E. Spierli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5), pp. 95-96.

② 参见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198.

③ 参见 Steven Nadler, *Spinoza: A Life*, p. 19, p. 62, pp. 106-107.

④ 参见 J. van Sluis and T. Musschenga, *De boeken van Spinoza*, p. 21, p. 27.

⑤ 参见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23, p. 226, p. 232, p. 233, p. 295.

出版。据对一份 1580 年版的介绍,次经位于第五部分,从希腊语译出,主要责任人是尤尼乌斯,包含带有注释的十四卷书。^① 这些信息应与斯宾诺莎所藏 1618 年版相同。

作为多元主义者,斯宾诺莎把次经、伪经等古代文本与《圣经》正典同等阅读。因为主张《旧约》正典化不早于马加比(Judas Maccabee, ? ~前 161/160)时代,他尤为重视马加比书卷、马加比时代的历史。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第十章中说:“这样,我已经完成了对于《旧约》书卷的历史我想提出的东西。由之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在马加比时代之前,各种圣书并没有正典,我们现在所有的正典是由第二圣殿时期的法利赛人从许多书中选出来的,他们也建立起了祈祷的规制,并且这些书卷仅出于他们的决定而被人接受。”^②其他提到马加比时代的地方包括:第十章开头,根据《历代志上》第三章第十七节至第二十四节,推断《历代志》(上、下)写于马加比恢复圣殿以后;第十章中间,根据《尼西米记》第十二章、波斯王居鲁士至大流士的时间,推断“《但以理书》《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西米记》是在犹大·马加比恢复圣殿中的崇拜很久以后才写的,因为在那时但以理的、以斯拉的和以斯帖的假书卷正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流通,他们无疑属于撒都该派(the Sect of the Sadducees)”。在第十七章结尾,斯宾诺莎总结第一国家历史时,对第二国家一带而过。柯利注释说,他所翻译的第一国家、第二国家时期即通常所说的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时期。并且,斯宾诺莎从回归耶路撒冷直接跳跃到了马加比起义时代,略过了希腊统治时期。^③ 此外,斯氏将《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作为史料来引述某章节的地方包括第九章、第十章、第十六章。^④ 鉴于对次经本身和《新约》的“机智和审慎”态度,他所关注的次经并不涉及《新约》次经。在第七章讨论各书卷的原文所用语言时,斯宾诺莎表示:“对次经书卷,我不谈任何看法,因为它们的权威非常不同。”^⑤

三、斯宾诺莎所用《塔木德》

《神学政治论》正文提及《塔木德》8 次,其中 6 次举出具体章节。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提及 3 次、4 次,第二章提及 1 次。《塔木德》所在的文本讨论的主题

① 参见 Soko Tomita and Masahiko Tomita, *A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 of Italian Books Printed in England 1603-164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364-368.

②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p. 237-238.

③ 同上, pp. 224-225, p. 233, p. 321.

④ 同上, p. 223, p. 232, p. 295.

⑤ 同上, p. 184.



有:《以西结书》与《摩西五经》不一致的问题;《塔木德》与马索拉文本不一致的问题;异文的数量问题;《约伯记》原文的语言问题;次经《以斯拉四书》的作者问题;《传道书》的复活观及其与《摩西五经》的关系问题。^①

在仅有的两次引述原文时,各种注释一致指出斯宾诺莎的引文有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在《塔木德》中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因为在《论撒巴特》(II, 30b)中说道:‘拉比犹大(R. Jehuda)以拉夫(Rav)的名义说智者试图把《传道书》藏起来,因为它的话语与律法的话语相抵触。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藏起来?因为它根据律法开头,并根据律法结尾。’”柯利的注释中解释说格布哈特指出斯宾诺莎有引用错误。《塔木德》原文是说《传道书》本身不连贯、不一致,而不是与《妥拉》不一致。ALM认为斯宾诺莎将其与下文所引的与《以西结书》有关的文本混淆了。莱曼(Leiman,意大利语《神学政治论》的译者)提出拉比文献中确实有其他地方对《传道书》持保留意见,但并非此处。^②在声称拉比们“几乎决定不承认他的书(《以西结书》)是正典之一”时,柯利指出斯宾诺莎误解了《塔木德》。柯利的注释中解释说莱曼主张斯宾诺莎所引《论撒巴特》(I, 13b)并非要取消《以西结书》的正典地位,只是要限制其流通。^③

加之他的藏书目录中不见《塔木德》文本。可见,斯氏可能仅凭记忆偶尔顺带提及《塔木德》,主要是为了对某个观点进行补证或作为错误观点之一来列举《塔木德》的立场。唯一以《塔木德》来支撑自己观点的是第九章,斯宾诺莎以之反对马索拉文本的准确性。“因为不仅《塔木德》中的拉比们通常与马索拉不同,而有他们所赞成的其他异文,我下面会予以揭示,边注中还有的地方并不合乎语法。”^④“首先,我要说,除了我们在古手稿中所发现的注释外,还有更多的异文。因为《塔木德》注出了许多马索拉所忽视的东西。《塔木德》的作者们在许多地方如此公开地背弃马索拉,以至于邦贝格版《圣经》中那个迷信的校正者(指海因姆)最终在他的前言中被迫承认他并不知道如何协调差别。”^⑤

尽管《塔木德》批判并不构成斯宾诺莎圣经批判的基本文本,但他凭借记忆使用拉比传统的巴比伦《塔木德》材料佐证自己的观点、批判拉比圣经本身,尤其是指出马索拉文本与《塔木德》不符合。“当人们使用‘塔木德’这个词语时,他们通常所指的是第二种,那本汇编了更多资料的文献。因为它是由巴比伦王国的

①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108, p. 220, p. 222, p. 223, p. 230, p. 233, p. 238.

② 同上, pp. 238-239。

③ 同上, p. 108。

④ 同上, p. 220。

⑤ 同上, p. 22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宗教专家所编纂的,所以被称为‘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由较早的密什那和范围更广的注解组成,完成于约公元 600 年。除《希伯来圣经》之外,巴比伦塔木德成为犹太教文献中第二重要的典籍,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由犹太拉比们继续评注。”^①柯利与伊斯雷尔版《神学政治论》亦都默认以巴比伦《塔木德》注释。^②这使得他的《旧约》批判在遵循他“根据《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的批判原则”之前提下,具有较强的学术性。《神学政治论》第七章说:“除了那些从《圣经》本身及其历史得出的东西,任何人,只要他不承认阐释和讨论《圣经》的其他原则或资料,那么他总是可以推导,而没有犯错的隐患。”^③此特点还体现在他藏有蓝珀勒尔 (Constantine L’Empereur, 1591—1648) 所译、15 世纪哈勒维 (Yešū‘ah ben Yosef Ha-levi) 所写的指南《塔木德之钥》(*Clavis Talmudica*)。^④蓝珀勒尔主张“最重要的基督教教条,比如弥赛亚的受难和死亡、原罪、从原罪中救赎必要一个神圣的中保,都可以从拉比文献中得到确证”^⑤。吊诡的是,斯宾诺莎从蓝珀勒尔的这种“跨文本”阅读中得到的却是摒弃其新教立场的多元主义。

蓝珀勒尔是尼德兰著名的东方学家。他出生于德国不莱梅,曾跟随德鲁西乌斯、埃尔佩 (Thomas van Erpe, 1584—1624) 学习东方语言。他与布克斯托夫父子交好,热情捍卫希伯来语的神圣性,反对卡佩尔的历史主义立场。哈勒维是 15 世纪的《塔木德》学者。1467 年因逃离阿尔及尔伊斯兰教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定居西班牙托莱多。他写作《哈拉卡世界》(*Halikhot Olam*) 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时值西班牙犹太学术与拉比领导力急剧下降时期。犹太社区一位著名领导人拉比 (don Vidal Ibn Labi) 支持他创作《塔木德》研究指南。^⑥ 鲁登对该书的介绍是:“蓝珀勒尔出版的、对《塔木德》文献的最真切的导论性著作是他的那版《哈拉卡世界》。他 1632 年就已经开始撰写这部拉比著作,它确实是一部《塔木德》导论。它考察了《革马拉》(*Gemara*) 中的内容和各种拉比,解释了《密释纳》

① Michael Molloy 迈克尔·莫洛伊,〈体验宗教:传统、挑战与嬗变〉[Experiencing the World's Religions: Tradition, Challenge and Change], 张仕颖 Zhang Shiyang 译, (北京[Beijing]: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Joint Publishing House of Beijing], 2018), 282。

② 参见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223; Benedict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p. 39, p. 142.

③ Benedict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p. 171.

④ 参见 J. van Sluis and T. Musschenga, *De boeken van Spinoza*, p. 35.

⑤ Peter T. Van Rooden, *Theology,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Rabbinical Stud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J. C. Grayson (Leiden; E. J. Brill, 1989), p. 152.

⑥ 参见 Norman Roth, *Conversos, Inquisition,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Spain*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p. 53.



(*Mishna*)和《革马拉》中所用的规则,还有阐释《圣经》的各种方法。对《塔木德》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讨论,则包括确定其结果的方法论总结。蓝珀勒尔版所囊括的翻译没有注释,却有最为丰富的引得,尤其是对全书中拉比表达模式的引得。它提供了一份献词和导言,其中蓝珀勒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论述拉比文献知识的重要性。该版的印刷质量在他所有著作中是最高的。直到17世纪末,他那版《哈拉卡世界》仍然是研究《塔木德》的唯一的一部导论性著作。”^①据对该书1634年版的版本介绍,斯宾诺莎所藏应为1634年8月6日在莱顿出版的第7版,正文除了11页的《哈拉卡世界》、24页的《革马拉引言》(*Mevo Hagemara*),还有篇幅占213页的导言。^②

四、结论

斯宾诺莎所用《圣经》与他成长和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在他身上烙印着塞法迪姆系的拉比犹太传统、玛拉诺(Marranos)的改宗文化、尼德兰的改革宗神学、基督教的希伯来主义、尼德兰人文主义、笛卡尔主义等多重宗教文化身份。这种多元的宗教文化身份决定了其宗教立场的多元主义。此多元主义的一个基本表现即他广泛涉猎各种语言和版本的《圣经》资源。而其中进入他的学术批判视野的都是当时在文本和版本上最为考究的《圣经》,如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斯—贝扎版全本《圣经》。他拣别学术批判文本的原则有二:其一,从读者角度而言,应具备阅读《圣经》文本,尤其是有合理证据的《圣经》原文的语言能力;应尽量获取更多的、高质量的《圣经》版本,必要时予以对照阅读。其二,从文本角度而言,《圣经》文本及其评注应具备多语种、多变化、多观点的特点;《圣经》版本还应该是印刷清晰、接近原本、流传有序的“善本”,尤以有校勘说明、引言、注释的批判性版本为佳。简言之,上述“准确而多样”的拣别原则一方面决定了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的高起点,此应是其圣经批判学的根本矛头所指^③和引起学术震动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他由此得出的基本的神学立场,即实践神学的七个基本信条是可以明白无误地从《圣

^① 参见 Peter T. Van Rooden, *Theology,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Rabbinical Stud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128-129.

^② L. Fuks and R. G. Fuks-Mansfeld, *Hebrew Typography in The Northern Netherlands 1585-1815 : Historical Evaluation and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part one (Leiden: E. J. Brill, 1984), p. 44.

^③ 在《神学政治论》第二十章结尾,斯宾诺莎说:“仍需明确说明的是,我在此所写的东西没有不愿意呈给我国最高掌权者加以考察和评判的地方。”具有较高《圣经》素养的改革宗教师当属“最高掌权者”之列。参见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 35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经》推知的^①,思辨神学则一定是非教条主义的、随着《圣经》文本的历史化和丰富化而敞开着的。

澄清斯宾诺莎写作《神学政治论》时所用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所引《圣经》的版本,其基本的学术价值是确立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和神学思想研究的起点。具体而言,根据斯宾诺莎所选取的《圣经》版本、所分析的重点文本、所重点关注的神学问题,学界可以更清晰地厘清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与同代人,像霍布斯、佩雷尔等人的理论关系,以及与16世纪末以来尼德兰人文主义的语文学研究的交涉程度。长期以来,学界皆假设斯宾诺莎与霍布斯、佩雷尔等人的观点相似,斯氏只是复述或激进化了前辈们的思想。但是,根据斯宾诺莎所用拉比《圣经》,可以看出他与霍布斯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即斯氏的许多分析是源于犹太学中希伯来文的词汇学、惯用法,而霍布斯是不懂希伯来文的。如果进一步对《神学政治论》的文本史展开考察,甚至可以发现,斯宾诺莎可能早在能读到拉丁语版的《利维坦》之前就已经独立形成了圣经批判的基本观点。^② 如果进一步对比当时的圣经学著作与《神学政治论》中直接或间接给出的《圣经》引文、导言、注释、评论,亦可更加历史性地评价斯宾诺莎与尼德兰人文主义语文学的密切联系。尽管斯氏在学术写作中非常重视新教人文主义传统的《圣经》版本,但是,他或许并不十分熟悉当时已有的斯卡利杰尔等人的圣经学成果。他甚至会不加批判地用某些以讹传讹的观点作为圣经批判的预设,进而影响到他整体的《圣经》史观。^③ 此方面是我们在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与神学研究中尤需引起注意的。

① 参见《神学政治论》第十四章。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pp. 269-270.

② 参见 Edwin Curley, "Spinoza's Biblical Scholarship," in *Baruch de Spinoza, Theologisch-politischer Traktat*, ed. Otfried Höff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4), pp. 109-126. 科利指出,在否认摩西的五经作者身份时,斯宾诺莎给出的经文年代错误的例证远多于霍布斯;而关于摩西究竟写了五经中的哪些书卷,斯宾诺莎与佩雷尔的观点颇有悬殊;此外,在神学观点上,斯宾诺莎提出了霍布斯与佩雷尔皆不曾提及的一些问题。科利认为斯宾诺莎的独创性得益于他熟悉对霍布斯、佩雷尔而言是封闭的犹太圣经评论传统。而这些经评恰恰是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尽力搜罗的。此亦是科利能合理批评波普金(Richard Popkin, 1923—2005)的依据。

③ 参见 Anthony Grafton, "Spinoza's Hermeneutics: Some Heretical Thoughts," in *Scripture Authority And Biblical Criticism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eds. Dirk Van Miert & Henk Nellen et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77-196. 格拉夫顿指出,斯宾诺莎错误地相信海因姆在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中留下的导言,把以斯拉与圣殿中发现的三种《圣经》联系起来;斯宾诺莎相信以斯拉《旧约》的主要作者,依据的是伪托名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观点,且参看的是16世纪Azariah de' Rossi (1511—1578)的《眼睛之光》(*Meor einayim*)这个二手文献;斯卡利杰尔等人已将《圣经》的文本史与《荷马史诗》的文本史加以类比,提出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前220—前143)只是编者而不是作者,斯宾诺莎弃用了这一类比,强化了以斯拉的作者身份。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 [美]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查常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 [美]克莱恩,布鲁姆伯格,哈伯德,《基督教释经学》,尹妙珍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黄剑波、艾菊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5. 吴树博,《阅读与阐释: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6. 高山奎,《隐匿的交锋——试论柯亨与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不同评价》,收录于《基督教学术》第17辑,张庆熊、徐以骅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7. [荷兰]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9. 朱晓,《近代早期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10. [美]迈克尔·莫洛伊,《体验宗教:传统、挑战与嬗变》,张仕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二)外文参考文献

1. Fokke Akkerman, Piet steenbakkers, *Spinoza to the letter: Studies in Words, Texts, Book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5).
2. Fokke Akkerman, Jacqueline Lagrée, *Tractatus Pierre-François Moreau, Theologico-Politicus, Traité Theologico-Politiqueo*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9).
3. Benedict Spinoza, *Opera*, ed. C. Gebhardt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in, 1925).
4. Benedict Spinoz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ed. and trans. Edwin Curle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5. Yitzhak Melamd and Michael A. Rosenthal, *Spinoza's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A Critical Gu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Samuel Preus, *Spinoza and the Irrelevance of Biblical Autho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Jetze Touber, *Spinoza and Biblical Philology in the Dutch Republic, 1660-17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Steven Nadler, *Spinoza: A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J. van Sluis and T. Musschenga, *De boeken van Spinoza* (Den Haag: Bibliotheek der Riksuniversiteit Groningen & Haags Gemeentearchief, 2009).
10. Servaas van Rooijen, David Kaufmann, *Inventaire des livres formant la bibliothèqu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de Bénédicte Spinoza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1889).

11. Marvin J. Heller,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ebrew Book: An Abridged Thesaurus*, Vol. 1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1).

12. Thomas Hartwell Horn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Scriptures*, Vol. II Philadelphia: Joseph Whetham, 1840).

13. Benedict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trans. and ed. Martin Yaffe (Newburyport: Focus Publishing, 2004).

14. The Rev. John M'Clintock, D. D., James Strong S. T. D., *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Vol. III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 1879).

15. Stephen G. Burnett, *Christian Hebraism in the Reformation Era (1500-1660): Authors, Book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Jewish Learning*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2).

16. Alberdina Houtman, Eveline van Staaldue-Sulman, Hans-Martin Kirn, *A Jewish Targum in a Christian World*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4).

17. Issac Kalimi, "Medieval Sephardic-Oriental Jewish Bible Exegesis: The Contribution of Saadia Gaon and Abraham ibn Ezra," in *Sephardic and Mizrahi Jewry: From the Golden Age of Spain to Modern Times*, ed. Zion Zoh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Robert J. Wilkinson, "Immanuel Tremellius' 1569 Edition of the Syriac New Testament," *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58 (January 2007).

19. S. L. Greenslade, et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20. Bruce Gordon, "Teaching the Church: Protestant Latin Bible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People's Boo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ible*, eds. Jennifer Powell McNutt and David Lauber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17).

21. Edwin Curley, "Resurrecting Leo Strauss," in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Leo Strauss 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ed. Winfried Schröder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22. Benjamin R. Merkle, *Defending the Trinity in the Reformed Palatinate: The Elohist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3. James Townley, *Illustration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Exhibiting the History and Fate of the Sacred Writing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Century*, Vol. III (London: Bury Lancashire, 1821).

24. Kenneth Austin, "Immanuel Tremellius's Latin Bible (1575-1579) as a Pillar of the Calvinist Faith," in *Print and Power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00-1800*, eds. David Adams and Adrian Armstrong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25. Brayton Polka,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Spinoza, the Bible, and Modernity*, Vol. I, *Hermeneutics and Ontology*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07).
26. Bruce Gordon, "Creating a Reformed Book of Knowledge: Immanuel Tremellius, Franciscus Junius, and Their Latin Bible, 1580-1590," in *Calvin and the Book: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ted Word in Reformed Protestantism*, ed. Karen E. Spierli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5).
27. Soko Tomita and Masahiko Tomita, *A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 of Italian Books Printed in England 1603-164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8. Peter T. Van Rooden, *Theology,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Rabbinical Stud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J. C. Grayson (Leiden: E. J. Brill, 1989).
29. Norman Roth, *Conversos, Inquisition,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Spain*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30. L. Fuks and R. G. Fuks-Mansfeld, *Hebrew Typography in The Northern Netherlands 1585-1815 : Historical Evaluation and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Leiden: E. J. Brill, 1984).
31. Edwin Curley, "Spinoza's Biblical Scholarship," in *Baruch de Spinoza, Theologisch-politischer Traktat*, ed. Otfried Höff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4).
32. Anthony Grafton, "Spinoza's Hermeneutics: Some Heretical Thoughts," in *Scripture Authority And Biblical Criticism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eds. Dirk Van Miert & Henk Nellen et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